

闹山麻雀

□兰卓

老屋有一个天井,方方正正的天,被一圈乌黑的瓦檐严实地框着。天井下铺着青石,石缝里总是汪着些湿湿的绿意,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细草。这里本是最静的所在,静得能听见阳光在瓦上爬过的簌簌声。然而,这里却是麻雀最欢喜的舞台。不知是屋檐下的哪处缝隙做了它们的家,忽一日,便来了一群,从此便扎下了根。

麻雀一来,天井便活了,那是一种极有层次的、喧腾的活气。先是"叽"的一声,试探的,清脆的,像一粒小石子儿,不经意地投进沉静的潭里,漾开第一圈涟漪;紧接着,便是"叽叽""喳喳",声音多了起来,也密了,仿佛彼此在打着招呼,又像是争论着什么要紧的事;后来,那声音便汇成了一片,只觉得是满满一捧炒得正热的铁砂,"哗啦啦"地,不间断地,从天井上倾泻下来,落在青石板上,溅起许多更细碎的回响。它们忽而在檐角,忽而在晾衣的竹竿,忽而又一齐落到天井中,小脑袋机警地一点一点,寻觅着昨日晚饭时落下的饭粒。你看着它们,心里并不觉得烦,反倒有一种莫名的踏实。仿佛这空落落的老屋,这静得让人有些心虚的午后,因了这理直气壮的喧闹,才被填得满满当当,才像个家。

"闹山麻雀",大概便是这个意思。那"闹"字,并非吵闹,而是一种蓬蓬勃勃的、带着体温的热闹。一座山,因为这一"闹",才显得更有灵气——"鸟鸣山更幽"啊!这热闹,不是锣鼓鞭炮那般有组织的响亮,而是散的、乱的,自顾自地,却又奇异地拧成一股生机勃勃的棍子,将冷清与寂寞赶走。

于是,我想起那些过世的长辈。老屋所在的院子,安放在一个山窝窝里,如果家禽吃饱喝足睡去了,整个院子就会静得出奇,长辈中总有人是大家笑称的"闹山麻雀"。他们说的那些家长里短,就像天井里麻雀的啁啾,有些重复琐碎,可他们的絮叨是那种让人安心的、属于"家"的背景音。他们相继离开,屋子便空了、静了,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静得不敢在这个院子里久留。

后来,我离开家乡读书、工作,见的人多了,竟发现这样的人也不少。譬如,街口那家早点铺的老板娘,脸圆圆的,见人就笑。你站在摊子前犹豫一秒,她便立刻接上话:"今儿的油条脆生!豆浆是现磨的,香!茶叶蛋也入味儿,卤了一夜呢!"她语速快,动作更快,嘴里说着,手上已替你套好了袋子,舀好了豆浆。又譬如,弄堂里那些坐在小竹凳上拣菜、晒太阳的阿姨们,你从她们身边走过,总能听见一片"嘈嘈切切"的声浪。谁家的媳妇,谁家的孙儿,昨夜的电视剧,明日的天气,都在她们嘴里翻滚着、交流着、评判着。她们是街巷的"闹山麻雀",有她们在,这寻常的弄堂,便有了呼吸,有了温度,有了黏糊糊的、甩不开的人情味儿。

我原是不大爱说话的人,觉得沉默是金。然而,在这些"闹山麻雀"织就的、温热的声浪里浸泡得久了,竟也生出一丝依恋。我渐渐地懂得,那"闹"的背后,实则是一种慷慨的、不自觉的馈赠。他们将生命的元气与对这世间最朴素的热情与好奇,都拌在那看似无休的言语里,泼洒出来。他们"闹"活了屋子,"闹"活了街巷。他们是人间烟火里,那毕毕剥剥、跳跃不息的灶火光亮与声响。

李掌墨师

□李从军

我在万源三溪学木匠时,有幸认识了一位掌墨师,姓李。他一脸络腮胡子,长年累月一个光头,对襟衣服上绑一条腰带,腰带上总是别着一根叶子烟杆。他的强项是木匠行业的大活路,不管是走马转角楼或是三合院,他的设计都只有一根与中柱等长的竹块,上面用墨笺画满了线条,每根梁柱何处打眼、何处是榫头,他用竹块一靠即画墨确定位置。

第一次见李掌墨师,是在潘家坪一户潘姓人家修房现场,他正用竹块在刨好的梁柱上画墨。上午歇气时,老板给每位匠人敬叶子烟,李掌墨师的大徒弟把到手的烟叶送给师父。李掌墨师说,哪有木匠不抽烟的,去裹一支学着抽。说罢,他将烟杆递到大徒弟手中,哪知大徒弟划了好几根火柴,硬是点不燃烟。李掌墨师将烟杆收回,边作示范边讲解要领:一要裹得松,二要吸得凶,三要明火点,四要烟杆通。话音刚落,周围歇气的匠人全都大笑起来。

修房用的木料在山上被砍倒在地后,立即将树梢和树尾用锯子锯掉。待乡亲帮忙运送到现场,先用斧子劈掉树皮,再劈成圆柱状,用锛子锛光滑后再用刨子推。李掌墨师每见有改匠操作不当,便会将人家手中的家伙什一把夺过来,边示范还不忘幽人家一默:有的人斧头劈的比锛子锛的还光生,锛子锛的比刨子刨的还光生,刨子刨的比狗啃的还光生。

照理说,几对改匠是房老板请来的,与掌墨师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可李掌墨师一看他们改那些木料老是跑墨心头直冒火,给下一道工序的木工活带来很多麻烦,问题的根源出自改锯。这天,从没和改匠打过招呼的他开门见山说,停一下歇歇气,我看一下你们的改锯。改匠一看是大名鼎鼎的李掌墨师,立马将改锯从木料中顺出来。李掌墨师接过改锯,将锯皮卡在马凳上的凹槽里,用铁卡将锯齿角度一一校正,再用铁锉将每一锯齿都锉得锋锋利利。改匠将整治后的改锯塞进原改缝中试了试,果然得心应手,不仅不跑墨,速度也快了不少,且十分轻巧。改匠当下便对李掌墨师说,谢谢!李掌墨师摆摆手说,这下晓得谢我了,早先在干啥?只晓得一拉一耸,要吃一桶!改匠一听,这改匠行业的大实话竟从李掌墨师口中说出来,都忍不住傻笑起来。

有一天,李掌墨师见房老板找了好几个人帮忙,从山上抬回来一个硕大的木疙瘩,立马来了兴致。只见他蹲在地上,磨利两把斧子后,立即在疙瘩上左一斧子右一斧子劈来劈去,身子亦扭来扭去极富美感。房老板家屋檐下养了一桶蜂子,见自个领地遭到侵犯,几只蜂子一拥而上发起攻击,李掌墨师猝不及防,额头上立马被蜇了几个大疙瘩。李掌墨师对正在给幼儿喂奶的老板娘吼道,快给我挤点奶疗伤。不一会儿,老板娘便端来一碗奶水,边给他额头上那几个大疙瘩涂抹,边开玩笑:包包散,包包散,散完了老娘给你炒鸡蛋饭。到了下午,李掌墨师手里的木疙瘩完美变成了一把犁头,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!

修房造屋难免会遗留下不少边角木料,李掌墨师总是捡起来归置到一起,积少成多,竟都派上了用场。李掌墨师像变戏法似的,今天变出一台风车,明天变出一个拌桶,后天变出一担粪桶。房老板喜不自禁:李掌墨师不仅做大活路是行家,做小活路也是行家呢!徒弟不解地问,怎么师父老是打造一些农具出来?李掌墨师说,农民农民,靠的就是农具种粮吃饭,我总不成给农民二哥打造一个写字台,让他像城里有些坐在写字台前的人,一杯茶,一包烟,一张报纸看一天嘛!

转眼间,房子的屋架组装完毕,接下来的重头戏便是将屋架拉起来。那天,李掌墨师一脸的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,穿着一套新衣服,整个人看起来焕然一新、精神抖擞。周围赶来帮忙的乡亲打趣他道,李掌墨师,这可是人家拉屋架的日子,你如此打扮,等会儿难道还要娶婆娘?李掌墨师拱了拱手说,娶婆娘的龙门阵留到二天摆,今天拜托大家一切行动听我指挥,千万注意人身安全!接下来,他将帮忙的乡亲按体力均衡的原则分成四组,每两组负责拉一扇屋架。只见他用手一挥,大喝一声"起",两扇屋架立马拔地而起。手脚麻利的两个徒弟瞬间便顺中柱爬上屋顶,抛下绳子,不一会儿,一根大梁便被拉上屋顶,榫头朝中柱一插,用木塞在榫头露出部分的眼子卡紧,至此,屋架便基本固定。李掌墨师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,弯下腰行了个四方礼后说,今天多亏乡亲出力,没有把拉屋架的绳子拉弯,待会儿我给大伙儿敬一杯!老板娘笑着说,绳子拉弯,屋架还拉得起来吗?这话只有你才说得出来!

待房子修完,下一家房老板正好掐算着日子赶来接一拨匠人。老板娘将一个烟熏的硕大蹄膀拿出来,往李掌墨师手里塞。李掌墨师摆摆手说,这就不用了,老话说,修一套房子,得先准备好一黄桶米,一黄桶酒,一黄桶肉,这太多了,我能收吗?老板娘无奈地说,二回过路进屋喝口水。

李掌墨师见过太多起起落落的人家,唯有手里的墨线永远不偏不倚,弹过的每一道墨痕,都藏在岁月骨架里。